

古籍研究

GU JI YAN JIU

总第57—58卷

《古籍研究》编辑委员会 编

不遣狼錫	寒旨特令	進御臣久役廢書積憂傷目數四	校牌尚虞舛誤干冒	宸展伏增惶越慶曆四	十四日推誠保德翊戴	儀同三司行吏部尚書	州事管內河堤勸農使兼管句本	州駐泊軍馬公事開治溝洫河道	事上柱國九江郡開國公食邑捌
------	------	---------------	----------	-----------	-----------	-----------	---------------	---------------	---------------

古 籍 研 究

总第57—58卷

不遺狼錫	宸旨特令	進御已久役廢書積憂傷目數四	校讎尚虞舛誤于冒	宸扈伏增惶越廢歷四年	十四日推誠保德州戴公	儀同三司行吏部尚書知亳州軍	州事管內河堤勸農使兼管白本	州駐泊軍馬公事開治溝洫河道	事上柱國九江郡開國公食邑捌
------	------	---------------	----------	------------	------------	---------------	---------------	---------------	---------------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籍研究·总第57—58卷/《古籍研究》编辑委员会编.——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2.12
ISBN 978—7—5664—0172—4

I. ①古… II. ①古… III. ①古籍—研究—中国 IV. ①G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02666 号

古籍研究 总第 57—58 卷

《古籍研究》编辑委员会 编

出版发行:安徽大学出版社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编 230039)

www.ahupress.com.cn

印 刷:合肥现代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203mm×280mm

印 张:27.5

字 数:540 千

版 次: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60.00 元

ISBN 978—7—5664—0172—4

策划编辑:康建中

责任编辑:卢 坡

责任校对:程中业

装帧设计:李 军

美术编辑:戴 丽

责任印刷:陈 如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551—65106311

外埠邮购电话:0551—65107716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551—65106311

《古籍研究》编辑委员会

顾问 傅璇琮 邓绍基 安平秋 詹福瑞 严云绶
余恕诚 黄德宽

主编 鲍 恒

副主编(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 放 方锡球 牛继清 诸伟奇 彭君华

特邀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陈大康(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张涌泉(浙江大学教授)

郭英德(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莫砺锋(南京大学教授)

黄天树(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葛兆光(复旦大学教授)

傅 刚(北京大学教授)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 放 方锡球 牛继清 纪健生 汪祚民

陈道贵 赵应铎 胡传志 胡益民 徐在国

徐凌云 郭全芝 诸伟奇 彭君华 陶新民

鲍 恒

编辑部主任 魏世民

《古籍研究》主办单位

安徽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办公室
淮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安庆师范学院文学院
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

启 事

一、本刊自 1987 年创办以来,在学界同仁的大力支持下,刊发了大量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已成为古籍整理与研究以及中国古代文史研究领域有影响的学术阵地,并得到了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的支持和资助。现每年出版两期,每期 35 万字。为将刊物办得更好,我们热诚欢迎学界同仁惠赐下列内容的稿件:

1. 古籍目录、版本、校勘的理论与实践;
2. 稀见古籍珍本的介绍和评价;
3. 中国古代文学实证研究;
4. 国内外古籍整理研究动态介绍和述评;
5. 最新古籍整理和研究的学术成果介绍、评价。

二、文稿篇幅以 1 万字以内为宜。

三、文稿格式,请按以下要求排版:

1. 脚注:本刊注释一律采用脚注形式,以阿拉伯数字顺序编码,圈码标引。古代文献作者在朝代外加圆括号。译著须标明原著者国籍,并在国籍外加方括号。要求按顺序准确标明:作者、书(篇)名、出版地、出版社、出版时间及页码。示例如下:

- ①钱钟书:《管锥编二》,北京:三联书店,2007 年版,第 936 页。
- ②(唐)欧阳询:《艺文类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 年版,第 72 页。
- ③[德]沃尔夫冈·顾彬:《审美意识在中国的兴起》,见汝信、王德胜主编:《中国美学》2004·2,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年版,第 71 页。
- ④章培恒:《〈儒林外史〉原貌初探》,《学术月刊》,1982 年第 7 期,第 15 页。
- ⑤李慧剑:《吴敬梓交游考》,《光明日报》,1954 年 10 月 31 日,第 8 版。

2. 由于本刊是集刊,与一般杂志的文章格式不完全相同,故所用文章不需提供中英文内容摘要及关键词。

3. 文章正文中引用其他文献的段落或句群,且需另起列出者,请用仿宋字体打印,并请首尾各收缩两格。

4. 如文章为课题研究成果,请在文章第一页下用脚注写明课题名称、课题号等。

四、来稿务必注明作者的通讯地址、电话及电子邮箱。若被采用,即通知作者提交电子文稿。若作者在半年内未收到采用通知,可自行处理来稿。

五、本刊实行匿名评审,稿件由相关领域的专家评审,得到赞同发表的意见后方予刊载;若专家基本赞同发表但认为还需要修改的,编辑部将及时转告作者。

六、除特别约稿外,本刊不设稿酬。文稿刊载后,即寄赠作者本期刊物两册。

七、文稿一经刊载,版权即属本刊所有。

八、来稿请寄:安徽省合肥市肥西路 3 号安徽大学文学院《古籍研究》编辑部。邮编:230039。联系电话:0551-65107349。电子邮箱:gujiyanjiu@yahoo.com.cn。

《古籍研究》编辑部

目 录

刘过《沁园春》艳体咏物词与南宋词学的发展·····	张宏生 (1)
中国古代文献学理论探微·····	陈东辉 (10)
弘治本《西厢记》释义词条的特点及价值·····	王小岩 (20)
博观约取 客观审慎——黄生《杜诗说》对相关杜诗学成果的借鉴·····	陈道贵 (27)
清儒陈寿祺、陈乔枏父子研究现状概说·····	周 艳 (33)
柳兴恩与《穀梁大义述》·····	武黎嵩 (42)
上古汉语“乡”字说略·····	马梅玉 (50)
从语法角度谈谈金文中“穆穆”的训释等相关问题·····	谢明文 (53)
新蔡葛陵楚简历日“癸孃”、“乙孃”释读辨正·····	袁金平 (62)
《天子建州》礼学字词疏证三则·····	侯乃峰 (65)
《吕氏春秋·慎势》“十全”校释——利用战国文字校读传世文献札记一则···	曹方向 (73)
敦煌写卷 P. 5001《俗务要名林》“了𠂔口”考辨·····	萧 旭 (78)
吴梦窗《琐窗寒·玉兰》“汜人”辨误·····	孙 虹 (85)
《殷契拾掇三编》校理·····	葛 亮 (91)
《左传》标点商榷五则·····	赵素青 (106)
《太平经》校点辨正·····	刘祖国 (109)
《夹注名贤十抄诗》语词校释·····	程亚恒 (119)
《太平广记》前一百卷校点札记·····	毛 娜 (124)
《全元文》泐字掇补·····	潘荣生 (135)
《全元戏曲》校读释例·····	张 丽 (149)
钱谦益撰佟卜年妻陈氏墓志校勘·····	邵 磊 (157)
《邙洛碑志三百种》著录订补·····	黄清发 (163)
《寄园寄所寄》点校商榷·····	方光禄 (167)

《玉剑尊闻》创作年代考——《四库全书总目》订误一则	林宪亮 (178)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订误	江 曦 (181)
《田藏契约文书粹编》安徽契约校读札记	储小昂 (186)
从《弹词知见综录》看俗曲编目应注意的问题	肖少宋 (194)
刘师培《经学教科书》注释斟补	陈 才 (206)
王力《古代汉语》三、四册注释商补	陈 丹 陶 智 (216)
司马迁“三代”中岳论辨证	吴 戡 (220)
《春秋左传》杜注里的亭	石云孙 (232)
李白咏南陵诗歌新证	李 睿 魏青平 (239)
《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补遗(上)	张忠纲 (248)
王维诗系年商订	谭 庄 (276)
《靖康要录》版本流传及整理略谈	颜培建 (284)
晁补之《续楚辞》、《变离骚》作者、篇目及佚文辑存	刘真伦 (290)
岳珂所交僧道和方士考	朱 寅 (312)
《全宋诗》道教类诗歌补正——以《道藏》记传类经典为中心	李小荣 (317)
南宋词社辑考	张晓利 (331)
方志补阙《全明词》示例	潘明福 (342)
新见方苞评点柳文辑略	孙 麒 (347)
清代《诗经》评点版本叙录	张洪海 (354)
《幽梦影》初版考论	[法]戴廷杰 (364)
善于继承勇于创新破冰前进的秦始皇——重识《史记·秦始皇本纪》	周怀宇 (379)
元代戏曲作家高文秀新考	邓富华 (392)
清代学界全才程晋芳	魏世民 (396)
小生宗师姜妙香其艺其人	孙以昭 (404)
读《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词源研究史略》	曹小云 (419)
评读新出《白居易诗选》	乔东黎 (427)
以词通道 实事求是——《戴震考据学研究》读后	简梅青 (432)

刘过《沁园春》艳体咏物词与南宋词学的发展^①

张宏生

词发展到南宋,咏物题材大增,成为南宋词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南宋咏物词的题材达数十种,其中有一些题材,虽然写的人极少,但能够体现出词史发展的一些新因素,特别是对后世有一定的影响,就颇值得关注。本文试以南宋辛派词人刘过的两首咏美人系列《沁园春》为例^②,对此略事讨论。

一、咏物词题材的新尝试

刘过的两首《沁园春》,分咏美人足和美人指甲。二词如下:

洛浦凌波,为谁微步,轻尘暗生。记踏花芳径,乱红不损,步苔幽砌,嫩绿无痕。衬玉罗悳,销金样窄,载不起、盈盈一段春。嬉游倦,笑教人款捻,微褪些跟。有时自度歌声。悄不觉、微尖点拍频。忆金莲移换,文鸳得侣,绣茵催袞,舞凤轻分。懊恨深遮,牵情半露,出没风前烟缕裙。知何似,似一钩新月,浅碧笼云。

——《美人足》

销薄春冰,碾轻寒玉,渐长渐弯。见凤鞋泥污,偎人强剔,龙涎香断,拨火轻翻。学抚瑶琴,时时欲翦,更掬水、鱼鳞波底寒。纤柔处,试摘花香满,镂枣成班。时将粉泪偷弹。记绡玉、曾教柳傅看。算恩情相着,搔便玉体,归期暗数,画遍阑干。每到相思,沈吟静处,斜倚朱唇皓齿间。风流甚,把仙郎暗掐,莫放春闲。

——《美人指甲》

在词的咏物传统中,前者涉及的内容已有作家涉及,后者则在南宋以前比较少见。这里仅

^①本文得到香港浸会大学 FRG2/08—09/126 研究计划的支持。

^②此类作品,五代、北宋或者就已经有了,如李后主有《一斛珠》,《古今词统》卷八题为《咏佳人口》。不过,此类往往是后人代为拟题,当时并无此种概念。因此,真正作为咏物词,可能还是要到南宋才出现。

对前者略事分析。妇女之足之所以能够成为歌咏的对象,大约和缠足之风的兴起有密切的关系。缠足的起源众说纷纭,一般认为,始自五代南唐后主。生活于南北宋之交的张邦基在其《墨庄漫录》卷八中指出:“妇人之缠足起于近世,前世书传皆无所自。《南史》齐东昏侯为潘贵妃凿金为莲花以帖地,令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莲花。然亦不言其弓小也。”^①元末明初陶宗仪《辍耕录》卷十引《道山新闻》则说:“李后主宫嫔窅娘,纤丽善舞,后主作金莲,高六尺,饰以宝物细带缨络,莲中作品色瑞莲,令窅娘以帛绕脚,令纤小,屈上作新月状,素袜舞云中,回旋有凌云之态……由是人皆效之,以纤弓为妙。”陶氏因此“知札脚自五代而来方为之,熙宁、元丰以前人犹为者少”^②。在宋人笔下,较早予以题咏者是苏轼,其《菩萨蛮·咏足》云:“涂香莫惜莲承步,长愁罗袜凌波去。只见舞回风,都无行处踪。偷穿宫样稳,并立双趺困。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③这首词主要是写舞女,观察视角却集中在足。“咏足”之题或为后人所加,不过从其内容来看,也还符合。第一句用典,如上所述,《南史》卷五《废帝东昏侯本纪》已记载了潘贵妃“步步生莲”之事^④,不过如果考虑到缠足的风气,或许与上引《道山新闻》更有渊源。第二句写舞步轻盈,则从曹植《洛神赋》之“凌波微步,罗袜生尘”来。其后六句,或则写舞步之轻,或则写舞鞋之纤,或则写脚足之小,都是形容描写之辞。

苏轼这首词的描写比较集中,可能由此即开创了风气,故同时及其后,在词中,类似的写作开始多了起来。如舒直《卜算子·分题得苔》:“留得佳人莲步痕,宫样鞋儿小。”晁端礼《江城子》:“早是自来莲步小,新样子,为谁弓。”秦观《浣溪沙》:“脚上鞋儿四寸罗,唇边朱粉一樱多。”又《满江红·姝丽》:“脸儿美,鞋儿窄,玉纤嫩,酥胸白。”赵令畤《浣溪沙》(刘平叔出家妓八人,绝艺,乞词赠之。脚绝、歌绝、琴绝、舞绝):“稳小弓鞋三寸罗……掌中回旋小婆娑。”贺铸《换追风》:“掌上香罗六寸弓。”蔡伸《浣溪沙》:“碾花如意枕冠轻。凤鞋弓小称娉婷。”王之望《好事近》:“弓靴三寸坐中倾,惊叹小如许。”^⑤从这些,都能看出苏轼的影响,也能看出宋代的社会风气。

苏轼之后,在这一题材上,能够以咏物词的形式给刘过以影响的,一个是杨无咎(1097~1171),一个是史浩(1106~1194)。杨无咎有《蝶恋花·曾韵鞋词》:“端正纤柔如玉削。窄袜宫鞋,暖衬吴绫薄。掌上细看才半搦。巧偷强夺尝春酌。稳称身材轻绰约。微步盈盈,未怕香

①《丛书集成初编》第2866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9页。

②(元)陶宗仪:《辍耕录》卷十,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27页。

③唐圭璋:《全宋词》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21页。

④(唐)李延寿:《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54页。

⑤分别见《全宋词》第1册,第362页,第430页,第462页,第471页,第496页,第508页;第2册,第1012页,第1336页。

尘觉。试问更谁如样脚。除非借与嫦娥着。”^①作为著名画家,杨氏喜欢以画入词,和其他相关作品比较,这篇作品不足以代表其主要成就,但尝试不同侧面的刻画,也有其本色体现其中。史浩在这个题材上用力更大,共计写有3首,其中两首都是《浣溪沙》,一题为《即席次韵王正之觅迂哥鞋》:“一握钩儿能几何。弓弓珠蹙杏红罗。即时分惠谢奴哥。香压幽兰兰尚浅,样窥初月月仍多。只堪掌上恹琼波。”一题为《夜饮咏足即席》:“珠履三千巧斗妍。就中弓窄只迁迁。恼伊划袜转堪怜。舞罢有香留绣褥,步余无迹在金莲。好随云雨楚峰前。”另一首是《如梦令》:“罗袜半钩新月。更把凤鞋珠结。步步着金莲,行得轻轻瞥瞥。难说。难说。真是世间奇绝。”^②这就足以使我们认识到,在南北宋之际,以女性身体为题材的咏物词已经得到了词坛的更进一步关注,是词的题材进一步扩大化的表现。在这个背景中,刘过《沁园春》二首的出现,就不是突兀的了。

当然,不管是苏轼,还是后来的杨无咎、史浩,他们的相关作品都还是小令,在创作时是否具有咏物的意识,也还要存疑。即使是作为咏物词来写的,其篇幅显然限制了铺叙功能的展开,写法上也相对随意,人云亦云者为多。所以刘过能够后出转精,他的词也能成为宋代这一类作品的代表。

二、群体的互动及其发展趋势

在词史的发展中,题材的不断扩大是一个已经得到体认的趋势。《花间集》、南唐词中,基本上都是写美人爱情,沿至北宋,柳永擅写羁旅行役,苏轼更是以诗为词,走出了一条革新之路。这些,都是文学史的常识,不必多说。

许伯卿博士对宋词的题材有比较细致的研究,其中统计唐宋两代咏物词,颇能看出题材的发展。据他的统计,敦煌词中计有咏物之作26首,唐代计有咏物词165首,五代计有咏物词79首,而发展到两宋,则共有咏物词3011首,数量大大增加。数量增加的背后体现的是题材的扩大。许博士对宋以前咏物词的题材统计和宋代咏物词的题材统计方式不同,前者较为具体,后者则分成了大类。这种不同的处理方式可以理解,因为宋代咏物词的数量太多,无法像宋以前那样具体化。即使如此,也能够看出,到了宋代,有不少类别都是新出现的。在许博士对宋代咏物词的统计中,身体方面的题材共8首,这个数字不大,也不是宋代唯一出现的新题材。但是,这里却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应该指出来,即这一类作品原是从一个题材大类中分离出来的,

^①唐圭璋:《全宋词》第2册,第1184~1185页。

^②唐圭璋:《全宋词》第2册,第1282页。

自有其原因^①。

写艳是词最主要的题材之一,艳词中,当然要涉及对女性身体的描写。宋代以前,往往只是整篇作品的组成部分之一,此亦正如咏物诗的发展,虽然《诗经》中已经有了表现,如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篇》中所说:“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出日之容,‘漙漙’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嘒嘒’学草虫之韵……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②不过,这些出自《桃夭》、《采薇》、《伯兮》、《角弓》、《葛覃》、《草虫》诸篇的状物词,由于其诗本身并非以桃花、杨柳、日、雪、黄鸟、草虫为表现主体,因此,“它们的出现,只不过是服务于诗篇主题的某种比喻、陪衬或背景描写。所以刘勰举以为例的,乃是部分体物之作”^③。写艳之作中常有部分体物,宋以前词和宋词中都是如此,但逐渐向整体体物发展,而且到南宋,完成了根本性的变化,当然有其特定的时代因素。

宋代文人的群体意识,较之前代,大大增强,表现在文学活动中,就是每有结社之事。宋代的诗社,自北宋就已经比较突出了,贺铸任职徐州时,曾有多次社集活动,其《庆湖遗老诗集》卷一《彭城三咏》序云:“元丰甲子,予与彭城张仲连谋父、东莱寇昌朝元弼、彭城陈师中传道、临城王适子立、宋城王玘文举,采徐方陈迹分咏之。予得戏马台、斩蛇泽、歌风台三题,即赋焉。”又《庆湖遗老诗集》卷二《田园乐》序云:“甲子八月,与彭城诗社诸君会南台佛祠,望田亩秋成,农有喜色,诵王摩诘田园乐,因分韵拟之。”^④让我们看到了诗社中的分题和分韵的活动。事实上,社集中应该也有不少同题共作的现象。这本来就是文人活动的一个重要方式,其中难免带有争胜意识。在唐代就有天宝年间杜甫、高适、岑参等人登慈恩寺塔的同题共作,至宋末吴渭发起的月泉吟社,诸家皆以《春日田园杂兴》为题,征稿以至成百上千,乃是宋代诗社发展的一个极致。

总的来说,词社可能是到了南宋才发展起来的。目前所知的相关文献,大都记载的是南宋之事,如周紫芝(1082~1155)《千秋岁》序:“春欲去,二妙老人戏作长短句留之,为社中一笑。”赵长卿(1224前后在世)《满庭芳》序:“十月念六日,大雪,作此呈社人。”史达祖(1163~1220?)《龙吟曲》词题为《陪节欲行留别社友》^⑤,所以,沈松勤认为,周紫芝所记载的,“也许是专

①参看许伯卿《宋词题材研究》中的相关统计,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

②(南齐)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78页。

③程千帆、张宏生:《火与雪:从体物到禁体物》,载《被开拓的诗世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④分别见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3册,第199页,第218页。

⑤分别见唐圭璋《全宋词》第2册,第892页;第3册,第1798页;第4册,第2345页。

司作词的词社”,史达祖所提到的,“指的大概也是词社”^①。还有词史上经常提到的南宋末年的西湖吟社,也带有词社的性质。南宋的词社肯定还不止这些,周济说“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社”^②,虽然是贬义,却也说明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由于文献的限制,我们对南渡以后以迄宋末词社的具体活动,还缺少细致的了解,但是,宋亡之后,张炎、王沂孙等结社,以蝉、白莲、龙涎香等为题而共同作词,应该不是突然出现的现象。如果这个推测离事实不远的话,则在宋亡之前,就已经有所发展了。乐府补题的题材都是咏物,以往学人研究该集,往往集中在其中是否具有故国之思,所寄托者为何,以及在表现方法等方面的特点,而很少考虑到,从题材上来说,这6种“物”大都是晚宋之前的词坛写作较少者,尤其是龙涎香、蟹等,更是少见。参加《乐府补题》唱和的词人,有意识地没有采用宋词中歌咏最多的梅花,应该是一种对熟题有意的回避^③,是南宋词坛在选择所咏之物时,不断寻找僻题的一种表现。

在这个背景中,我们再来看刘过《沁园春》二首的出现,就一定能够理解了。既然写艳是词的传统,而南宋词坛的风气是咏物词开始增多,同时又不断寻找僻题,以满足文人切磋或争胜的需要,这既发扬写艳的传统,又体现新的时代要求,以写女性身体为题材的咏物词出现,就是非常自然的了。刘过写出《沁园春》二首,在当时引起了什么样的反响,还缺少文献记载,但他试图引起同道的关注,却是可以肯定的。如果条件成熟,也很可能引起同题共作的唱和。正如文学史所昭示的,到了明清之际,这一类的同题唱和就大量出现了,这或许就是刘过希望达到却于当时并没有达到的效果。

三、辛、姜对刘过的影响

刘过这两首《沁园春》出现在南宋,除了上述社会因素之外,与词体创作本身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关系。特别是,考虑到南宋一代辛弃疾、姜夔的重要性,将刘过的这类创作放在这个背景中考察,也能有所启发。

刘过的词作,据马兴荣先生《龙洲词校笺》统计,共91首。其中,《沁园春》一调,就占了17首,而在这17首中,写作缘由直接与辛弃疾有关的,至少有3首。如《寄稼轩承旨》一篇,据岳珂《桯史》卷二记载:

嘉泰癸亥岁,改之在中都,时辛稼轩弃疾帅越,闻其名,遣介招之。适以事不及行,作书归柅者。因效辛体《沁园春》一词,并缄往,下笔便逼真。其词曰:“斗酒彘肩, .

①沈松勤:《唐宋词社会文化学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3~217页。

②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唐圭璋《词话丛编》第2册,第1629页。

③这里,似乎不能用文字狱一类的理由来解释,因为梅花固然象征着高洁,但白莲花也同样如此,却被词人们选为重要的题材。

醉渡浙江,岂不快哉!被香山居士,约林和靖,与苏公等,驾勒吾回。坡谓西湖正如西子,浓抹淡妆临照台。诸人者,都掉头不顾,只管传杯。白云天竺去来,图画里,峥嵘楼观开。看纵横二涧,东西水绕,两山南北,高下云堆。逋曰不然,暗香疏影,只可孤山先探梅。蓬莱阁访稼轩未晚,且此徘徊。”辛得之大喜,致馈数百千,竟邀之去。馆燕弥月,酬唱亶亶,皆似之,逾喜。垂别,贻之千缗。^①

这类“颇有稼轩气味”^②的词,在刘过集中应该不少。而且,以刘过类似清客的身份,正如岳珂所指出的,“馆燕弥月,酬唱亶亶,皆似之”,固然有其特定的心理动机,表现在词风上,毕竟也能说明辛、刘二人的某种关系。在刘过的《沁园春》词中,有一首题为《咏别》,云:“一别三年,一日三秋,庶几见之。念丹霞秋冷,风巾雾屐,五湖春暖,雨笠烟蓑。山水光中,要人携手,独欠金华俞紫芝。谁知道,向醪醑香里,杯酒同持。油然川泳云飞。但口不能言心自知。便狂敲铜斗,我歌君和,醉拈如意,我舞君随。风韵如君,岂堪言别,别后如之何勿思。须金玉,再相逢莫负,芷约兰期。”^③试比较辛弃疾著名的《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绿树听鹈鴂。更那堪、鹧鸪声住,杜鹃声切。啼到春归无寻处,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间离别。马上琵琶关塞黑。更长门、翠辇辞金阙。看燕燕,送归妾。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谁共我,醉明月。”^④清代许昂霄在《词综偶评》中评论说:“罗列古人许多离别,如读文通《别赋》,亦创格也。”^⑤这首词打破上下片的界限,一气直下,^⑥虽然题为“别茂嘉十二弟”,但除了最后两句与题意相关,其他均泛言别事,故若认为是一篇咏别之词,也是可以的。考虑到辛、刘在创作上的相通,如上面所指出的,则这两篇作品显然有着一定的关系,或者刘过竟是受辛弃疾启发,甚至投辛弃疾所好,也未可知。刘过《沁园春》咏物词二首的创作动机是什么,并无明确记载,但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有这样一段评论:“改之全学稼轩皮毛,不则即为《沁园春》等调,淫词褻语,污秽词坛。”虽然是批评刘过没有学到辛弃疾的真精神,因而流为“淫词褻语”,但其实也暗示了二者的关系,若从铺叙的角度看,也不妨认为这种作品与辛词有一定的渊源。

①(南宋)岳珂:《程史》,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3页。

②(清)李调元:《雨村词话》卷三,唐圭璋《词话丛编》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420页。

③唐圭璋:《全宋词》第3册,第1867页。

④唐圭璋:《全宋词》第3册,第1914~1915页。

⑤唐圭璋:《词话丛编》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556页。

⑥唐圭璋:《词话丛编》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794页。

另外,不少文学史家都指出,姜夔的创作与辛弃疾深有渊源,如周济在其《宋四家词选》中就说:“白石脱胎稼轩,变雄健为清刚,变骤驰为疏宕。”^①姜夔的词,尤其是其咏物词,是南宋词坛最有特色的贡献之一,刘过的两首《沁园春》,作为咏物词,也是那个特定时代的产物,与姜夔一路词风可以互参。宋末张炎在《词源》中总结南宋咏物词的历史时曾指出此类创作之不易:“诗难于咏物,词为尤难。体认稍真,则拘而不畅,模写差远,则晦而不明。要须收纵联密,用事合题。一段意思,全在结句,斯为绝妙。”他举的例子有史达祖的《东风第一枝》咏春雪,《绮罗香》咏春雨,《双双燕》咏燕,还有姜夔的《暗香》、《疏影》咏梅,《齐天乐》赋促织,认为“皆全章精粹,所咏了然在目,且不留滞于物”。在赞扬史、姜之后,他接着就引了刘过的《沁园春》二首,评为:“二词亦自工丽,但不可与前作同日语耳。”^②仔细揣摩其意思,他正是认为,刘过这两首词也是同一咏物脉络中的作品,从艺术上说还是不错,只是造诣上还比不上史、姜二人。其实,这里面或者也有对其内容不以为然的意思,因为他曾经提出“雅正”的观念:“词欲雅而正,志之所之,一为情所役,则失其雅正之音。”认为词虽然有其特殊规定性,但“簸弄风月,陶写性情……稍近乎情可也。若邻乎郑卫,与缠令何异也”。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屏去浮艳,乐而不淫”^③。但无论如何,张炎看到了刘过这两首词与姜、史词风的关系,这个思路值得重视。刘过的两首词之所以后来在清初得到非常大的回响,特别是浙西词人纷纷起而模仿,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根源。事实上,正如我们曾经说过的,当咏物之风大盛,将传统的艳情结合进来,当然是希望求新的作家们所要有所发展的,原是题中应有之义。

四、从宫体诗发展而来的新趋向

刘过的《沁园春》将一般意义上的艳情词改造成了以艳情为基调的咏物词,这在中国诗歌观念上,是一个新现象,体现了从宫体诗发展而来的新变化。

一般认为,宫体诗是南朝梁、陈时期产生的一种以写女性体貌心理为主要特征的诗,代表作家有萧纲、萧绎、庾肩吾、徐陵等。用今天的眼光看,宫体诗或许谈不上怎样的淫秽,但是,讨论问题不能离开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国诗歌早已建立了强大的传统,即伦理教化。从《诗大序》中所提出的兴观群怨,到曹丕将包括诗歌在内的文章视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④,都说明,这种观念无论从创作上还是理论上,已成为社会的群体意识。宫体诗的出现,尽管能够

①唐圭璋:《词话丛编》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644页。

②唐圭璋:《词话丛编》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61~262页。

③唐圭璋:《词话丛编》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66页;又,第263~264页。

④(三国)曹丕:《典论·论文》,《丛书集成初编》第2615册,第1页。

满足部分人的欣赏心理,在审美上也促进了细腻生动一路的演进,因而当传统受到冲击时,也许能够风行一时,只是,宫体诗往往集中写色貌,无论从言志的传统看,还是从缘情的传统看,都有不符合之处,所以,先天就缺少底气,加上中国向来有将文学与政治相结合的倾向,因此,对于“唐兴,诗人承陈、隋风流,浮靡相矜”^①的状况,就不断有人竖起变革的大旗,如初唐四杰。尽管四杰本身也未免“词旨华靡,固沿陈、隋之遗”^②,但其努力不仅在当时有很大影响,而且直接启发了陈子昂,陈氏在《修竹篇序》中大声疾呼:“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咏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③他所提出的“风雅”,也就是《毛诗序》中所说的:“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因此,宫体诗作为风雅的反面,自然在这个变革运动中一蹶不振。

陈子昂所进行的诗歌革新,在唐代有着显著的成效,诗歌中的淫靡之风即使不能说完全肃清,至少在创作中已经不太明显,一直要到晚唐的韩偓,才又接续下来。韩偓《香奁集》是一个以写艳情为主的集子,风格清丽凄艳,里面大部分是写女性的样貌、活动和情感,基本上还是梁、陈宫体诗一路。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也出现了少量的咏物诗,如《屐子》:“六寸肤圆光致致,白罗绣履红托里。南朝天子欠风流,却重金莲轻绿齿。”虽然在刻画上比较粗疏,也已以咏物的方式,表现出对女性身体的某种关注。这种关注显然不是韩偓一时的心血来潮。在《香奁集》中,他还写过一首题为《咏手》的诗,就已经近乎将前此同类的诗推向极致了:“腕白肤红玉笋芽,调琴抽线露尖斜。背人细捻垂烟鬓,向镜轻匀衬脸霞。怅望昔逢褰绣幔,依稀曾见托金车。后园笑向同行道,摘得薜萝又一杈。”^④通篇皆言手之用,堪称是韩偓对咏物诗的一种探索。不过,总的说来,在诗领域,这类作品的规模仍然较小,无法充分地展开赋化,因而不免影响其铺张描写。这说明,即使是韩偓等人敢于突破陈子昂等改革者所设立的规范,在诗歌领域,仍然有着一定的约定俗成的东西,有形无形地约束着诗歌的创作,使其不至于走得太远。

可是在词的领域就有很大的不同。本来,宋人一开始就把词视为“小道”、“艳科”^⑤,说是

①(宋)宋祁、欧阳修:《新唐书》卷二百一《文艺传·杜甫传赞》,台北:商务印书馆,1968年版,第17823页。

②(明)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三,《续修四库全书》第1695册,第464页。

③(唐)陈子昂:《陈伯玉文集》卷一,《四部丛刊》本,第12页。

④(唐)韩偓:《香奁集》,《四部丛刊》本,第37页,第30页。

⑤当然,宋人或尚无“艳科”的说法,明人杨慎《词品》卷一:“《六州歌头》,本鼓吹曲也,音调悲壮。又以古兴亡事实之,闻之使人慷慨,良不与艳词同科,诚可喜也。”这或者就是词为艳科说的最早滥觞。《词话丛编》第1册,第430页。

“小道”，当然不必用传统诗学的正统来规范；说是“艳科”，则写艳当然成为题中应有之义。这期间，也有希望牵制的力量，如法秀和尚认为黄庭坚不应该在词中写艳语，否则会坠入拔舌地狱，但显然还没有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因而也无法阻挡这个趋势。苏轼对传统词风的改革，评论家说是在柳永的倚红偎翠之外，别立一境，但究其实，也并不是否定柳永的内容，只是要在这些内容之外有所添加，并展现出风格的变化。因此，终宋一代，写艳一直在进行着，但是，并没有一种强有力的理论出来，如陈子昂所提出的那样，予以打击。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刘过创作出《沁园春》二首，无论在诗歌的传统中，还是在词的传统中，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就诗来说，这是抒情诗的一个未能预期的走向，在宫体诗之后，特别是在一次次对宫体诗加以扫荡之后，又进一步提醒读者宫体传统之强大。而从词的方面来说，则将写艳发展到一个特定的层面，让作家们在这个传统的领域又找到一个新的可以施展才华的空间。因此，也可以这样说，刘过的这一类创作，就诗词各自的发展来说，都有独特的意义，其中，尤以在词的接受传统中，得到后世不断的回应，更具有认识价值。

五、余 论

刘过的这两首《沁园春》，宋末的张炎已经注意到了，他是在《咏物》系列里讨论这个问题的。在称赞史达祖的《东风第一枝》（咏春雪）、《绮罗香》（咏春雨）、《双双燕》（咏燕）和姜夔《暗香》、《疏影》（咏梅）、《齐天乐》（咏促织）的“所咏了然在目，且不留滞于物”之后，紧接着就提到刘过的这两首词，认为“亦工丽，但不可与前作同日而语耳”。张炎没有从题材上去说什么，表示他更加看重的是写作方法，标准主要设置在是否“留滞于物”。

元朝的陶宗仪接过了这个思路，也认为刘过词“贍逸有思致，赋《沁园春》二首以咏美人之指甲与足者，尤纤丽可爱”^①。其后的评价各有不同，大致上，站在正统的诗学观，从批判宫体的角度出发，就会像四库馆臣所说：“《咏美人指甲》、《美人足》二阙，刻画猥褻，颇乖大雅。”^②但是，清代初年继承明末之风，写艳盛行，对于这种新的表现题材，自然是非常感兴趣；而浙西词派兴起后，这种以往词史上较少出现的题材，也正好满足了人们征典铺叙的心理需求，因此大盛于一时，而且基本上得到了词坛的正面评价。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另外撰文探讨。

（作者单位：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

①（元）陶宗仪：《辍耕录》，第183页。按陶氏所言，据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九《龙洲词》提要，主要即指“造语”，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820页。

②（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九《龙洲词》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820页。